

# 海洋資源枯竭 疫情夾擊 漁民零收入

## 香港漁業新出路：深海養殖

香港仔避風塘現時停泊了二百艘漁船，均無法出海捕魚。



香港漁業歷史悠久，至今漁業的主體仍以傳統的近海捕撈為主。近年受海洋資源枯竭、氣候變化和環境污染等因素影響，海上捕撈業逐漸式微。特別在遭受疫情衝擊以來，大部分漁船要停業，長泊避風塘近一年，漁民陷零收入困境，有漁民為維持生計，上岸做地盤散工發生意外身亡的悲劇。

漁業面對前所未見的危機，業內人士表示，本港漁業一直以家庭為單位、單打獨鬥形式作業。不過，有危就有機，國家去年頒布的「十四五規劃」發展海洋牧場及惠港惠漁政策，為香港漁業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最佳途徑，本港漁業需實現產業升級轉型，迎接未來挑戰。

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、黃山（文／圖）



▲標準化程度較高的深海養殖將是漁業未來的發展方向，圖為南丫島榕樹灣的海水養殖魚排。

「香港捕撈業近年其實存在很多問題，只是沒有浮現出來。近年來中國南海的漁業資源一直下降，油價逐年不斷上升，再加上受疫情影響，以致各種問題相互疊加，最後把漁民生計推向懸崖邊緣。」

香港漁民互助社主席楊上進愁眉深鎖地向大公報記者說道。數年前面對漁業的低潮期，業界原本想捱多幾年便會好轉，但突然爆發疫情，令大家都措手不及。

他表示，香港大部分漁船都主要在中國的南海捕撈，受內地疫情防控管理，所有返國內海域作業的漁民都要先在岸上完成隔離才可出海，漁民很難滿足防疫要求，而聘請內地漁工亦困難，「每條漁船進入內地水域都要向當地政府申報、檢測和隔離，不但增加營運成本，也減少了作業時間。」以前每條船每月出海作業，扣除來回往返，一般都有20多天的作業時間，但疫下作業時間不足10天，對漁民影響非常大。

### 去年底至今未出過海

「從來沒遇過如此艱難的環境，出唔到海又慘，出到海的又未必咁理想，因欠缺維護保養，今年休漁期（8月）後至今都處理了4、5隻漁船的沉船事故。」楊表示，本港好多漁船因結構性問題會入水，每天要把積水抽走，否則越積越多會沉船，以致大部分拖網漁船不敢離開香港出外作業，處於停運狀況。他希望隨着內地疫情的緩解和放

寬，情況得以改善。

「好多船主都是同政府借錢購買漁船的，現時手停口停，別說還錢，連生活都困難。」楊上進表示，有兩地牌的漁船約有2000艘，但現時真正肯出海打魚的不足300艘，「疫情下好多漁民處於零收入困境，為了生存只有上岸打散工。很不幸，其中一名40來歲的漁民早前在地盤做散工時發生意外，不幸由高處墮下身亡，令人心酸。」

雖然政府在年頭推出二萬元抗疫基金後，近期再加碼八萬元基金給漁民渡過難關，但楊上進指出，好多漁船自去年底至今已泊在避風塘，未出過海。他認為，若長此下去漁業界可能出現結業潮。

### 用好國家惠港政策

他指出，除了捕撈業逐漸萎縮，本港海水養殖業受1998年發生的紅潮影響損失慘重，自此一蹶不振，加上政策局限、海灣水質污染等因素，魚苗成活率



▲香港仔避風塘內泊滿生滿鏽的漁船。



楊上進表示，發生的紅潮污染對魚類養殖帶來衝擊，行業從此慢慢萎縮。

不高，令養殖戶心灰意冷。香港漁業，無論是捕撈或養殖，從上世紀七、八十年代的亞洲首屈一指，逐漸萎縮式微。海水養殖戶也從高峰期的1800多戶跌至現時的900多戶，而真正仍在養殖的不足三成，與八十年代的高峰期相比有天壤之別。

楊上進認為，香港漁業非常依賴於資源和人力，整體的抗風險能力較差，現正面臨較大的改革轉型壓力，而標準化程度較高的深海養殖和遠洋捕撈作業，連同加工銷售一體化、產業化，會是漁業未來的發展方向。

楊上進表示，香港漁業如果不想繼續萎縮，坐以待斃，就要急起直追，這除了業界努力自救，特區政府也須多給予支持和引導，幫助漁民擺脫傳統的家庭個體作業方式，以集約化、公司化形式，用好國家的惠港惠漁政策，在危機中逐步升級轉型，向海洋牧場進發。



掃一掃 有片睇

### 最強後盾

56歲的杜啟榮出身漁民，祖輩都是香港仔的漁民，童年時已隨父出海。

「這行最風光是80年代，那時一艘拖網船好景的一日可打5、6百擔魚（1擔約等於1百斤），打1、2百擔魚也好平常，那時海洋資源好，國家政策又好，又補貼油價，雙面受益，打的漁獲有九成多是銷回國內，價錢又好，打的牙帶魚一斤可賣10多元，那時的業界真是好風光。」回憶往昔，杜啟榮臉上充滿神采。

### 油價倍增 成本難抵

不過，自十多年前，本港漁業日漸式微，至疫情前一年，情況更是一落千丈。大部分漁船都維持不了生計，但大家都將希望寄託在下一年，誰知疫情爆發後，情況更慘，不但成本大漲，漁獲大減，價錢大跌三分之一，與往日相比有如天壤。

他向記者細數道，燃油價由一年前七百多元一桶，狂升了一倍。大型的拖網船，光是出一趟海來回作業就要逾百萬元油費。現在行業不好，油商不願賒賬，漁民動輒要拿過百萬元入油，才能出海。在收成不明確及銷情價跌下，出海成本對漁民的壓力非常大。

杜家現時有二艘拖網船留在南沙海域，為了減省來回的成本及檢疫隔離，自年初出海至今逾十個月，都無返港，「漁船走一趟要四日四夜，出海去到咁遠，收成和價格都不理想，只能以時間換空間，爭取多打魚來彌補成本。」

數月前，杜返回香港，嘗試在本港水域以傳統方法捕魚。他表示，留港作業成本較低，平均每月出海25、26日，每次六人，漁獲在本港銷售，「每次入二、三千元燃油就可出海，平均每日有幾百斤漁獲，成績雖不太理想，但基本可維持並略有盈餘，這總比什麼都不做坐以待斃好。」

### 避風塘泊滿生鏽船

在香港仔避風塘，杜指着二百多艘的各式漁船說：



▲杜啟榮表示，疫情以來，本港大部分漁船都無法出海，平均每戶每年要虧蝕幾十萬元。



「這裏不少都是新造三、四年的拖網船，大部分都停運了近一年，全都長滿了鏽跡。船主出不了海，又要照顧架船，每月乾耗着，即使將船賤賣，都無人要，大家出海不是，不出也不是，只能坐困愁城。」

對於業界未來的長遠出路，杜認為香港和國家有遼闊的海洋，深海科學養殖前景不但大有可為亦是未來的大趨勢，「既然捕撈無得再做，市民的食物鏈就會減少，咁點解唔去養殖補充，如果以後變成向其他國家進魚回來，點解自己不去好好發展，要進口人家的魚，畀錢人家賺？」

▲80年代是本港漁業最風光的年代，當時一艘拖網船好景的話一日可打5、6百擔魚，賣的價錢又好。

## 港有10510漁民 多屬家庭式運作

### 漁業現況

據漁護署資料，去年本港捕撈漁業的漁產量約為11.2萬公噸，價值約28億元。現時本港約有5170艘漁船，並估計有約10510名從事捕魚作業的本地漁民，大多數的本地漁船由家庭成員操作，另僱用內地漁工協助捕魚作業。

在本港水域作業的漁船，主要以多種作業形式捕魚的舢舨，以及其他較小型的非拖網漁船（包括從事刺網、延繩釣、圍網等作業形式的漁船）。

至於拖網漁船及較大型的非拖網漁船，一般在香港以外的南海一帶水域作業。

政府早年已立法禁止使用炸藥、有

毒物質、電力、挖採及抽吸器具等破壞性捕魚方法。特區政府在2012年12月31日起，立法禁止在本港海域拖網捕魚。

2013年6月起，漁護署實施設立本地漁船登記制度（俗稱捕魚證）、限制新漁船加入，限制非漁船類別的船隻捕魚，以及禁止非本地漁船用作捕魚等。

## 海魚養殖戶遞減 現僅存920戶

### 產量遞減

政府自1987年起實施停止簽發新海魚養殖牌照，本地持牌的海魚養殖戶由當年的1854戶逐步減少至現時920戶。

本港現時有26個魚類養殖區，佔海域總面積209公頃。大多數領有牌照的養魚場面積細少，以家庭作業

方式經營，只有一至兩個魚排，平均面積約304平方米。

### 魚苗來自內地台灣東南亞

這些養殖場，通常在不當風的沿岸淺海區，以浮排網箱養殖海魚。養殖品種有：青斑、芝麻斑、龍躉、火點、紅魷、金絲立和石蚌等，魚苗主要從內

地、台灣及東南亞國家輸入。

2018年，持牌海魚養殖戶有931名，估計產量約850噸，佔本地鮮活海魚食用量約5%。2021年，持牌經營者減至920名，而海魚類的總產量約332噸，佔本地鮮活海魚食用量約2%，反映本港海魚養殖戶及供應量，近年都在遞減，深海科學養殖前景大有可為。

